

秦淮粉墨图

张友鸾



秦
淮
粉
墨
图

宗友鸾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黄苗子

封面设计 方 骏

秦淮粉墨图

张友鸾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盐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8.5 插页2 字数430,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34年7月第3次印刷

印数116,501—159,000册

书号: 10100·755 定价: 1.35 元

责任编辑 周 行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富有传奇色彩的长篇故事。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位于杭州湾畔的金山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某日，县委副书记汪国池被敌人押至刑场枪决，打入敌警察局的共产党员夺枪营救，谁知敌人是虚弹假杀，在这瞬息之间，汪国池却又屈膝变节，于是敌我之间展开了更为惊险曲折的斗争……

作者在实践中，对如何学习借鉴传统话本的表现手法反映现代生活，作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使这部作品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目 录

第 一 回	云雾罩秦淮重开国大 文武竞代表各显神通.....	1
第 二 回	争取自由身登报脱党 吓让选举票寄柬留刀.....	7
第 三 回	切齿一封书兴师问罪 鼓唇三寸舌当众扬威.....	13
第 四 回	帷幄运奇谋拔帜易帜 语言翻妙解种瓜得瓜.....	19
第 五 回	泼撒金钱小民增重负 折冲樽俎妖姐竟居间.....	25
第 六 回	賒欠免言议长要现钞 保证当选专署奉公文.....	31
第 七 回	狗腿子下乡四处起哄 书记长闻席满座无欢.....	37
第 八 回	榜上有玄机名争第一 腹中生恶念计出无双.....	43
第 九 回	午夜出新闻惊传号外 临时捐旧约悔在个中.....	49
第 十 回	变出非常行车遭狙击 情生无奈投票作莺迁.....	55

第十一回	起死回生临危施法术 转败为胜决战靠神偷	61
第十二回	剖析入微高谈解疙瘩 索求未饜盛宴作文章	67
第十三回	预支代表妄人而已矣 出卖祖宗死者如之何	73
第十四回	轻敌误将军罢兵解甲 先期贺代表结彩张灯	78
第十五回	出钱有何欢言词易托 此会真可悼晋谗难堪	84
第十六回	排宴酬劳强颜充吊客 击掌为誓乐意做灰孙	90
第十七回	大典庄严象煞有介事 小言讽喻阿要难为情	96
第十八回	圈画不当头且争半票 涂抹太顺手互校讹文	102
第十九回	几束整而齐探匾票出 两排威且武压境兵来	108
第二十回	十级祝高升荣宗耀祖 片言说变化动魄惊心	114
第二十一回	蚁聚到南京竞争有地 狐埋在奉化退让欺人	120
第二十二回	同伙有居停借来巢穴 分工无上下挂出招牌	126
第二十三回	纪念苦难留强求造象 纠纷从此起恨不分羹	132

第二十四回	行使代表权举杯逼饮 依据选举法隔室争器	138
第二十五回	真假难分冤家逢狭路 赢亏自理餐馆待关门	144
第二十六回	一票叩门求客来不速 两党托钵卖名额何多	150
第二十七回	一气化三清几多变种 片言抄百总不外分赃	156
第二十八回	交易得新官委员乱国 逍遥逢旧侣代表寻欢	162
第二十九回	舞场不平安强横索贿 酒楼奉命令胡乱悬旗	168
第三十回	两路会师来展开战斗 一朝喜客至探听风声	174
第三十一回	得失动虚荣密谈别墅 经营悲折算痛哭灵堂	180
第三十二回	前路景多艰愁人问卜 此间居不易旅店辞宾	186
第三十三回	抵制实难堪将军怒发 阿谀真备至博士书来	192
第三十四回	别径钻营输心结外国 新方贿赂送佛到南天	198
第三十五回	两膝有黄金低头拜佛 一心投白笔拂髯出洋	204
第三十六回	歌颂成离题太平何在 去留都乏味烦恼常存	210

第三十七回	何幸得同车风流嫠妇 无辜在歧路播窜难民	216
第三十八回	下策且调停轮流出席 薄言遭怒斥组织无方	222
第三十九回	难做壁上观发动女将 变将心里话试探同行	228
第四十回	机场看流娼专诚接候 火舱藏逐客舍命逃亡	234
第四十一回	闻所闻而来急坏大使 让不让之际恼煞斯人	240
第四十二回	党员变贤达放言官邸 部长做被告对簿公庭	246
第四十三回	不是要求仙集体辟谷 公然能惑众当户陈棺	252
第四十四回	指日同死生代表宣誓 听人论功过总裁行权	258
第四十五回	谈笑夺门来坐以待毙 法律信口解会不难开	265
第四十六回	职责不分明小姐薄怒 驱除有顾忌部长阴谋	272
第四十七回	出入叠肩磨盲人泼骂 转侧掩腹痛孕妇惊啼	278
第四十八回	岂为参观前后穿堂走 非徒铺啜左右做人难	284
第四十九回	大胆尝禁脔竞选总统 无心抛晦气遗失棺材	291

- 第五十回** 好戏唱对台照章议价
利刃出内室别样栽赃298
- 第五十一回** 倒曳横拖代表虚座位
严封密锁警察保安全304
- 第五十二回** 鼠窃狗偷妙联作评价
脂香粉气软语劝登场310
- 第五十三回** 舌底翻莲美人甘举债
火中取栗丑剧看开台316
- 第五十四回** 来说是非人非非是是
难辨真假货假假真真322
- 第五十五回** 信士拜观音摇旗过市
卫兵戏代表摩乳搜身328
- 第五十六回** 当场背前盟恨心四起
定局遭强预怒火中烧334
- 第五十七回** 幕后作安排捉襟见肘
会前看胜负利刃剃心341
- 第五十八回** 釜底抽薪连环施手段
名中讨采赏识也心劳347
- 第五十九回** 食饵暗埋藏将维挈妇
饥饿难忍受脱壳抽身354
- 第六十回** 不折不扣调停生口角
有红有绿表决乱灯明361
- 第六十一回** 代表争主席八方奋起
自由加民主一片嘘声367
- 第六十二回** 策划反人民投靠外国
商量选总统收买名流374

第六十三回	补苴发新闻何愁开罪 拥戴提议案着意求欢	381
第六十四回	人少票多座中疑出鬼 争前恐后台上演抽签	388
第六十五回	决死力争手中方有票 枉劳推举榜上却丢人	394
第六十六回	纷抗动拳头枉开大会 纵横施手段不惜多金	401
第六十七回	战略空心难说半句话 宣传妙计聊敬一支烟	407
第六十八回	问卜求神遍访鸡鸣寺 运筹画策不教狗跳墙	413
第六十九回	暗地私通喽罗捞外快 明天公议首领抢中权	419
第七十回	患得患失归而谋诸妇 几擒几纵想见其为人	426
第七十一回	涕泗竟滂沱如丧考妣 风云多变幻莫测阴晴	432
第七十二回	预告入黄泉祈求阴判 闻声来台下争取公权	438
第七十三回	两路会师部长弃城走 延期绝食代表开菜单	445
第七十四回	舍我其谁揭开真面目 知难而退保住老头颅	452
第七十五回	吃奶喝汤摒挡归大队 偷梁换柱逢迎搭小房	458

第七十六回	何事发娇嗔懒穿蓝褂 多情偏壮语不爱红楼	464
第七十七回	再度默哀礼多鬼不怪 一番诡计电断会停开	471
第七十八回	正是清明满场飞蝴蝶 平分春色有人品牡丹	478
第七十九回	诳语更番欺自称坦白 吼声一再作谁复垂青	484
第八十回	代表是夫妻片言押座 滥污充记者一笑当筵	490
第八十一回	趋炎附势弯腰来献计 你争我斗集众避阴谋	496
第八十二回	对策忒希奇化装遁迹 杀人不可得迁怒挥拳	503
第八十三回	神经病投江不知死活 总指挥上吊也算荣哀	509
第八十四回	只为去留难含愁陪祭 如何大小别质问强奸	515
第八十五回	打杀有何妨贤达忍气 出席不可得代表发疯	522
第八十六回	请愿作宣传迎门下跪 投票守秘密隔室描圈	529
第八十七回	浑水摸鱼大名列榜上 守株待兔握手到门前	536
第八十八回	海陆空联军出奇突袭 副总统竞选胜算平分	542

第八十九回	空望桑榆老儿受欺騙 寄情金鈔記者賭輸贏	549
第九十回	熱罵冷嘲匿名飛揭帖 此鳴彼應退選發聲明	555
第九十一回	奔逃待何之空中謀殺 出席不簽到大会難開	561
第九十二回	一物降一物請來太上 高价更高价奪去副儲	568
尾 聲	此中人語鑄錯黃金印 如是我聞繪成粉墨圖	574

第 一 回

云雾罩秦淮重开国大 文武竞代表各显神通

话说全国解放之前，有个江苏人，名叫萧一彪。此人没有什么学问，却是尖酸刻薄，狡猾圆通。当初凭着这一套本领，投靠在国民党一个权要门下，弄到一任县长。后来那个权要失势下了台，他也就被人检举如何腐化贪污，一张状子告到了监察院。所幸四面活动，说是事出有因，居然查无实据，案子是不了了之，他却不免丢了那顶乌纱帽。起初心中兀自不服，想那蒋宋孔陈，谁不贪污？如若不为了掏摸几文，又有谁去做县长？然而他究竟是个聪明人，知道“朝里无人莫做官”的道理，这场官司也没有地方好打的。喜的是宦囊丰满，生活不愁，这就回到家乡，“息影园林”，自图个下半世的快活。

那萧一彪的家乡，是沪宁铁路线上一个大站，交通方便，货运枢纽。其时国民党发动内战，人心惶惶，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萧一彪见此光景，倒是一乐，“碗里没有锅里有”，哪里不是寻钱的所在，何必一定争着去做县长呢？手头有的是钱，这便混迹于投机市场，期货现货，买进卖出。什么西药、颜料、五洋、五金，无货不囤，见钱便赚。不用多少时候，竟被他取得好几倍的利息。按着当时钞票的价值说，他的家财，即便不在十亿之上，至少也有八、九个亿。国民大会前后，通货膨胀，伪法币迅速贬值。此时以万为单位，后此以亿为单位了。

却说那做投机买卖的，什么货该进，什么货该抛，不是以意为之就能赚钱的；总讲究个善观风色，消息灵通，这才能走在

行情的前面。那萧一彪做过官，人头熟，在地方上算得一位有头面的士绅；加之南京、上海，朋友又多，常有函电往来，时事新闻，政治内幕，他比别人听得既多且快。名为不官不商，其实亦商亦官，这就是他大发财源的道理。

有这一日，市场上忽然大为混乱：有人抢着买进，又有人抢着卖出。萧一彪一见就明白，这都因为国民党又要召开那个什么国民大会的缘故。有一些人说：国民大会开了，国民党为了敷衍面子，一定会压一下物价，不如早几天抛出去，到那时候再买进。另外一些人却说：开一回国民大会，不知道要发多少新钞票，无论国民党怎么个压法，物价也只会看涨、不会看跌的，目前就是买进的好时机。萧一彪琢磨其中利弊，轻重难分，正自没个委决处，忽地灵机一动，猛拍一下脑袋说：“萧一彪呀，你好傻！为什么不去活动活动，也弄个国民大会代表做做？那是个‘见官大一级、说话不负责任’的好职位。高官得做，骏马能骑，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囤一个国大代表在身上，不强似囤几箱西药、颜料在家里吗？”想到这里，无心再研究货价行情，只顾计划怎么参加竞选了。

那一年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要召开的这个国民大会，不是头一回，已经是第二次了。原来蒋介石一心一意想做个独裁的总统，却遭到共产党和许多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他着实怀恨于心。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人民解放军为了战略关系，从张家口撤退，蒋介石认做自己打了一个大胜仗，天下大局已定，痰迷心窍，喜得发昏，迫不及待地就在当天下午发了一道命令，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次会，从那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了蒋介石“御笔亲批”的所谓“宪法”，保证他做总统时可以随时任意破坏人民的权利。因为这是制定“宪法”的会，国民党就把它叫做“制宪国大”。那个会开过之后，蒋介

石原该敲锣打鼓，袍笏登场，去做他的总统了，只因他又要选择黄道吉日，意思等待把共产党打得一千二净，然后安安稳稳地上台。岂知人心厌乱，民意有归，人民解放军连克名城，好似风扫落叶一般。蒋介石的军队越打越少，越“转进”离南京越近。彼时国民党宣传机关，称战败失地为“转进”。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不但不知悔悟，反而更为喉急，唯恐人民坐了江山，他那件总统的“龙袍”就永远穿不上了。这便在一九四七年初，再发命令，选举代表，召开第二次国民大会。这次会，只不过为的是蒋介石自选自做总统，国民党却又把它叫做“行宪国大”。那个冒充民意的组织，不但共产党和许多民主党派都不承认它，就连一些国民党内的革命派，也以各种不同方式反对它。蒋介石也管不得那许多，只顾教他的徒子徒孙，狐群狗党，一齐出笼，来给他摇旗呐喊。那个什么国民大会的原委，就是如此，表过不题。

且说那萧一彪，虽然是个被参的贪官，却有曾任过县长的资历，在家乡号称是一位“正绅”，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原是合格的。怎奈那代表的名额，究竟有个限制，休道人弃我取，那洁身自好的不来参加，便能掇代表如拾芥；须知毛坑虽大，还嫌粪少蛆多，生旦净丑，尽都来抢，这就要看谁的神通广大，谁才能夺得那个代表。萧一彪既然决心竞选，知道只身作战是不行的，免不得约请三朋四友，前来帮衬。他的朋友，无非是苟立、詹白、应仲爵、花日虚这一班人，全都是些出洞的地头蛇，帮闲的马屁鬼。当日应邀而来，听萧一彪说要竞选，不由得人人兴高，个个彩烈。詹白说：“萧县长竞选，众望所归，这是手到擒拿的事，何须多说。”应仲爵说：“早见我哥额角头发亮，不想却应在这个国大代表上面。我哥做了国大代表之后，千万不要忘了提携小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萧一彪捧上了天，好象他已经当选了似的。就中只有个苟立，仰着头看天花板，口中喷着一串

串的烟圈儿，偏是一言未发。

萧一彪一面谢过众人的恭维，一面就和苟立说：“老兄是足智多谋的人，为何却一言不发？是不是不以兄弟参加竞选为然？果真如此，兄弟就打消这个念头好了。”苟立闻言，连忙掉过头，哈哈一笑道：“非也，非也！老兄竞选，朋友之光，大家都赞成，我怎么会反对哩！我只是在这里给你算计，要能当选，必须闯两个大关。关倒也不是不能闯过去，只是其中不免有点为难之处。”萧一彪忙问：“老兄且请先说，闯的是哪两个大关？”苟立道：“这第一个关，是签署关。要想当代表，先要当上代表候选人；要想当代表候选人，先要有五百名选民的签署提名；这便是签署关。以老兄的桑梓声望，再有在座各位弟兄的努力，这个关好闯。第二个关，是投票关。当上了候选人，再经过选民投票普选，得票多的当选。这个投票普选，是一出假戏，却不能不真唱。如果投票的人太少，面子上不好看；可又不能只顾看投票人，还得防着票柜里面的变化。这点道理，老兄是明白的，不消我多说。看来各位弟兄，城乡的路子全都很熟，可以拉到相当的票子。老兄去省里跑一两趟，这里专员的面前，由我接头，都能走得通。这个关比较麻烦些，却也不是闯不过去的。”

萧一彪又问道：“两个关既然都闯得过，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呢？”苟立道：“竞选的人，一种是有枪杆的，他下个命令，要别人选他，别人不敢不选他；一种是政治上有实力的，他做个暗示，要别人选他，别人也不敢不选他。至于既没有枪杆，又没有政治上实力的，应该拿什么和他们竞选呢？”萧一彪笑道：“你怕我不肯出钱么？我早算过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笔交际费是不会少花的，只求不致于倾家荡产就是了。”苟立道：“我才说到这里，你肉疼的话就来了。竞选这个玩意儿，要么不参加，要参加就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如果才玩个千儿八百，就觉得肉

疼，缩手缩脚，弄得‘偷鸡不着蚀把米’，钱丢到水里去响都不响，到那时候却怪抬轿子的没有使劲，我可不愿意挨这样的埋怨。”萧一彪道：“老兄要是认为我必须倾家荡产，我就倾家荡产干一下，这该行了吧？”苟立也笑道：“以老兄家财而论，这‘倾家荡产’四个字是说不上的；破费几箱西药、颜料，却在所难免。记得上一回西药跌了几天价，老兄就如丧考妣，寝食不安；如今是甩出去捞不回来的，岂能不难过？我们自家弟兄，这些话是要先交代明白的。”萧一彪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竞选代表，犹如买进一票期货，赚不赚钱，要看各人的运气，反正不会蚀得精光的。真的甩出去准定捞不回来，谁还来竞选？怕只怕投了资却进不了货，落个人财两空，是未免有点冤枉了。”苟立道：“只要肯费气力，花本钱，哪里有进不了货的道理。”

彼此意见一致，商量定了，即日成立一个“萧一彪先生竞选办事处”，由苟立担任“办事处”的“主任委员”；詹白等人都是“委员”。苟立仔仔细细的算了一笔账：第一是送礼，从专员直到保甲长，约莫几千万；第二是请客，包括大小宴席，以及看戏、抽鸦片、跳舞、宿娼等等，也约莫几千万；第三是车马费，大家辛苦一点，可省则省，却也在千万之上。依着苟立的意思，要萧一彪先拨出一亿五千万，作为“办事处”的经费，专供交际之用，将来多退少补。萧一彪不说嫌多，只说手头缺少“现血”，当时市场隐语，称现金为“现血”。答应先交一亿。苟立委委屈屈地接了，拿来存在自己开的一家钱庄里。然后又分配大家任务：有的去乡场活动，有的在城厢奔走，有的专管侦察竞选敌情，约定随时通报消息。目前头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分头去找五百个选民签署提名。

他们那个县，是专员所在地的一个大县，人口有二十来万。除了不够年龄的儿童以外，差不多都是合格的选民。从这么多的